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鼓动家,又是一位学术文化史专家。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浩繁的文字著作,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民族、宗教、法律、教育、伦理等领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LIANGQICHAO

张琳璋 / 著

长篇历史小说

梁启超

「上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经营天下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鼈,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氧,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借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献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井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驍骑,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

经营天下
「上卷」

LIANGQICHAO

张琳璋 / 著

长篇历史小说

梁启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上、下)/张琳璋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2

ISBN978-7-5059-6108-1

I.梁… II.张… III.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8488号

书 名	梁启超(上、下)
作 者	张琳璋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烁
责任校对	宋晓燕 詹之嘉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51.75
插 页	4页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108-1
定 价	69.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楔子

公元1884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维清的家。

儿子房后的高冈空地上，梁维清在这里盖了一间与外界不相连的小书房，他给它起名叫“留余书屋”。青年时代起，这里就是他读书作文的地方，如今老了，闲居林下，这里便变成了他教诲孙儿，祖孙读书休息的所在。外面的世界不论如何嘈杂混乱，这里永远是他与孙儿笔走龙蛇、神通远古的清静世界。

明天，孙儿就要跟县城里的一班子老的少的童生们乘船去省城广州参加补博士弟子员的考试。晚饭后，他早早地就把孙儿关在房里，逼他躺上床去，睡下，养足精神，以备应试。

孙儿在床上躺着假寐，他呢，拿着一部唐诗就着如豆的油灯读——哪里读得下去！他此刻的心情，犹如那飓风袭击下的南海波涛，揭天冲起，匍然倒下，狂风怒号，暴雨倾盆，很不平静。日月如梭，流水似的岁月过得比流水还要快，眨眼之间，他已经是七十高龄的老人了，前边的日子留给他的已经无多。回头看看这七十年走过来的路，一切都恍如昨日，年轻力壮、心志高远的他，怎么就一眨眼间，成了个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的老者了呢？他不敢去深想。遥想当年，为了改变自己这个十代务农受人欺凌的家境，也曾“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刻苦攻读，虽说没有磨穿过什么铁砚，没有守暖过什么棘围，但是，平心而论，他确实竭尽全力，在那通向仕途的读书之路上拼了命地挣扎奋斗过一番的。孰料，苍天无眼，命运不济，老大不小了，才捞到了一个秀才；花点钱，托托人，才在省学挂了一个府学生员，弄了一个管理一县文教工作的八品小官——教谕。这对于他十代务农的梁家来说，已经是上了天的大喜庆大侥幸了。然而，他并不满足，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三儿宝瑛，人老成，也聪明，好读书，他于是苦心栽培、严格要求，指望他能够一举成名，光宗耀祖。谁知，儿子的命运比自己还差，人到中年，考场入了十数次，竟然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为了生计，只得在村里设帐授徒，当了一名私塾先生。难道文曲星无情，对我们梁家一点儿

也不光顾么？即使如此，他并不死心，把那读书求官光耀门庭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孙儿身上……孙儿能行吗？他能实现祖辈父辈两代人寄托给他的这个过于沉重的希望吗？这个孩子聪明过人，极有悟性，不以读书为苦，反以为乐，这就难得……唉，天乎天乎，你什么时候睁一睁眼，光顾一下我们梁家祖孙三代人的萤窗苦读的不易呀！

“爷爷，您说的那位义士，真有其人吗？”躺在床上的梁启超，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问道。

“乖乖，你怎么还没有睡？怎么又突然想起了他？”梁维清抬起头来，亲切地说。

“睡不着。”梁启超说，“不知怎么的，这几日，我总想着那位义士，好像他就

在我的身边，考期愈是临近，他便愈是分明，好像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你想他会对你说什么呢？”

“不知道。好像是很重要的话，可是又说不清。”

“这些都是你的幻觉，你想呀，故事里的人怎么可能跟生活里的真实的人说话呢？”

梁启超沉默了，他抬眼看向窗外。窗外，一轮明月高悬在湛蓝的天空，天地间一派光明。他翻身坐起，说：“爷爷，孙儿毫无睡意，咱们划船去海上逛逛吧。”

“可是你明天还要去赶考呢，不睡觉怎么行？”

“反正是睡不着，不如去玩一会儿，乏了，回来倒头便睡着了。”

梁维清笑了，点点头答应，说：“咱们轻些，不要惊动了家里人。”

于是，祖孙两人，蹑手蹑脚，悄悄地跑到海边，跳上小船，向大海划去。

南海的月夜，真是美极了，美得就像是一首诗。

白日那碧绿的海涛，此刻变成了黛青色，月光下泛着层层涟漪，耀着黧黑的光，一闪一闪地，向着远方无尽头地伸展开去，无边无涯。船儿荡在上面，软绵绵的，像躺在如茵的碧草上，给人一种轻盈的舒适感觉。圆月如盘，静静地悬在广袤的明澈的天宇，像一个梦，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小船儿在大海上漂荡，身后的岛屿愈来愈小，渐渐地被夜幕淹没进去。偌大的海面上，只有少年梁启超和他的爷爷和他们身下的小船。他们划着船，船桨拨动海水发出哗哗的音响，和着海涛的鼙声和海风的低吟，那种情调，是少年梁启超最为之陶醉倾心的了。他们划呀划呀，朝着大海深处那块从海底直冲入天际的剑一样笔直的奇石而去。

这真是一块奇石！万顷波涛之间，无依无傍，无岛无崖，不知怎么，竟然从海水里长出一块直如利剑、平如斧削、坚如钢铁，高达数丈的岩石，它凛然直

立，傲视苍穹。还是在六岁的时候，爷爷就划着小船把他领到这个奇石之下，给他讲了那个悲惨的故事。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侵入中原，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国破家亡的危机之秋。由于长时期的政治腐败，官贪吏虐，社会糜烂，国力疲弱，加之权奸当道，内外勾结，很快地，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铁骑便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直入中原腹地，杀过长江，直奔湖广。历史就是这样，每当国家危亡之际，总要出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的品格要在这战火中经受检验，或认敌做父，卖国求荣，背叛国家，出卖祖宗，甘当汉奸卖国贼；或舍生忘死，忠肝义胆，保家卫国，奋勇杀敌，与国家民族同存亡。南宋王朝濒临灭亡的时候，一些软骨头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家的富贵荣华，纷纷向入侵者投降，充当汉奸，回过头来帮着蒙古贵族杀害自己的同胞。这里边就有一个大汉奸名叫张洪范的，率着几十万叛军，最是替贼卖命六亲不认的一个，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如狼似虎，凶残无比。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他以议和为名用奸计逮捕后杀害，民族英雄陆秀夫、张士杰保护着小皇帝赵昺一路血战，撤到新会县崖山之上，张士杰战死，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而死，以身殉国。叛贼张洪范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就在这块奇石之上，勒石铭功，刻下“张洪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想以此名传千古，英名万代。不想，自从奇石上被刻下这一行罪恶的字以后，这奇石周围就没有晴朗过，无论是怎样艳阳高照的大好晴天，这里总是愁云笼罩，阴风习习，远远看去，像一个不死的魂灵漂浮在海面上，朝着大陆，翘首张望，似有所言。每到夜间，还发出呜呜的哭泣之声，煞是惨人。方圆百里的居民，无论老少，心里都压着这块被叛贼玷污了的石头，身上就像背着一块耻辱牌，终日愁眉苦脸，抬不起头来。可是，忽然有一天，这块奇石大放光芒，奇石顶上，五彩祥云徘徊荡漾，百里之外的人们，都能看见那祥瑞之光。有大胆的人划船去看，发现那奇石之上多了一个斗大的字——“宋”！这样一来，人们再读那奇石刻字，就变成了“宋张洪范灭宋于此”，因此一字，那意思全变了，变成了宋人张洪范叛变祖国，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灭掉了自己的国家，是个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这真是一条大快人心的奇闻，不用送信儿，老百姓们就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奇石，顶礼膜拜，痛哭流涕，人人争道，我中华民族，民气未亡，国运尚在，中国是亡不了的！后来，便有了传闻，说那天夜间，有人看见了那个刻字的人，说他浑身白光，高有数丈，没有坐船，是赤着一双脚，足踏海浪，手握巨笔，往那奇石之上挥笔而写。他写时，天上有惊雷滚动，海上有金龙出现，那笔在巨石上走动，一笔一画，都有红光喷出，还发有呜呜的音响。人们说，那红光，是为国捐躯的勇士们的鲜血；那音响，是他们不死的灵魂对于张洪范的声讨。那义士写完了那个大大的“宋”字，只见

他把那如椽之笔抛向大海，那笔立即变成一条金龙，摇头摆尾，潜入海底，而那位义士，仰头大笑三声，凌波而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这个故事，惊心动魄，深深地刻印在了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遗憾的是，这石上的刻字，天长日久，风雨侵蚀，已经脱落没有了痕迹。但是，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它们却清晰地存在着，而且，随着年岁的长大，它们日甚一日地变得越发清晰。这大概就是少年梁启超在他临去省城应试之前，为什么心里总是出现那个刻字义士高大形象的缘故吧。

小船在那块直立如剑的奇石前边停下了，祖孙二人把船桨横放在船舷上。梁启超望着远处黑压压的一片高低起伏的轮廓，那是崖山。他的眼前出现了六百多年前南宋小皇帝遭叛将张洪范追杀跳海而死的惨状，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他问爷爷说：

“爷爷，那个小皇帝有几岁？”

“不会大，他是让陆秀夫背着跑的，恐怕也就只有四五岁光景。”

“那么小，就遭逢战祸，刀光剑影的，在死人堆里奔逃，一定吓坏了吧。”

“能不害怕么？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乱世的皇帝，不如一条狗，何况是个孩子！”

“他为什么不化装逃跑呢？陆秀夫应该把他藏起来，躲过敌兵的追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梁维清说：“藏是藏不住的，再说，整个国家都是人家的了，树倒猢猻散，只有死，才是这些忠臣义士最好的归宿。”

死，难道只有死么？蒙古贵族为什么要侵犯中原？为什么要杀人放火？为什么连一个孩子也不放过？梁启超的一双大眼睛忽闪闪地亮着，面上的表情很是严肃，他在思考。

“爷爷，亡国是不是很悲惨？”梁启超问。

“这还用说么？你想一想，自己的家，被外人闯进来，把家变成了他的，而你呢，在自己的家里却受着外人的欺负压迫、凌辱打骂，猪狗一样地活着，悲惨不悲惨？”

“悲惨。我们不能做亡国奴，像南宋小皇帝那样被人追杀。”梁启超说。

“有这个志气就好！孙儿呀，元朝时候，蒙古贵族欺压我们汉人，那真是罄竹难书呀，你再长大些就明白了。”

说到元朝，梁启超又有了新的疑问，他问爷爷道：“爷爷，那些蒙古铁骑，灭掉南宋朝廷以后，在中国这个地方建立了元朝，元朝不是咱们中国的朝廷吗？”

梁维清吃惊地看看孙儿，说：“乖乖，你可问了个大问题，怎么跟你说得清

楚呢？这样说吧，蒙古贵族就像是咱们县上的西江，咱们中华民族，就像这浩淼无边的南海，西江的水流入南海以后，是西江融掉了南海呢，还是南海融掉了西江呢？”

“当然是南海把西江融掉了。”

“这就对了。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蒙古贵族的铁骑虽然灭亡了南宋朝廷，却灭亡不了我中华文化，没有多久，他们便被中华文化融化掉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元朝这段历史，自然便成了我中华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就是这样产生的。”

“元朝既然是咱们中国的朝廷，张洪范怎么是汉奸卖国贼呢？”

“你要是这样看，就错了。张洪范是大宋的臣民，做的是大宋的官，外敌入侵的时候，他首先应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保家卫国，保护老百姓不受外敌的杀戮。他却不然，卖身投敌，引狼入室，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什么不是卖国贼，当然是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了。他与蒙古贵族势力融入汉民族成为中华一分子是两回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岳飞、陆秀夫、张士杰、文天祥是民族英雄，而秦桧、张洪范们是汉奸卖国贼的原因。”

“那么，朝廷并不是国家，他只是国家的代表，可是，谁是国家呢？国家的主人应该是谁呢？”

梁维清呵呵而笑了，他的孙儿的思维，就是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他要比他们深刻得多。他捋一捋胡须，高兴地看着自己的这个打破沙锅璺（谐“问”）到底的孙儿，点点头说：“我问你，这南海的主人是谁？”

“是海水呀，倘没有了海水，这南海就不是南海了。”

“对呀！那么国家呢？孙儿，你要记住，国家者，乃天下人之国家，非一姓一氏之私产也。刘氏朝廷可以灭，李氏朝廷可以灭，赵氏朝廷可以灭，朱氏朝廷可以灭，只要天下人在，国家就在。”

少年梁启超沉默了，没有再问爷爷问题，他似乎听懂了爷爷的话。只见他站立在船头上，伸出右手，用食指比画着，模仿着那个神奇的义士，往那剑一样直立着的奇石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宋”字，说：“爷爷，我也要做那个义士。”

第二天清晨，少年梁启超背上妈妈给他准备的几件衣物和必备的几本书籍，告别爷爷和妈妈，跟着爹爹登上了开往省城的客船，沿着西江逆水而上，去考秀才。

第一章

开考的日子到了，广东学政叶大焯亲自主持这次考试。

考场设在文庙。

叶大焯的轿子来到时，文庙前早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人。这些来自广东各县的数百考生，很早就赶来了，有的已经显得不耐烦了，一个个面上蒙着一层焦急和紧张的表情。主考大人的轿子还没有落下，熙熙攘攘的人们立即安静下来，考生们自不必说，满肚子都是恭敬之心，谁个敢大声出口气？送考的人们更是紧张地往后撤，躲得远远地看。

叶大焯走出轿子，在蜂拥上来的官员们的簇拥下，环顾四周，满面红光，他拈着胡须，呵呵而笑。当他的目光落在几个须发苍白的老童生们的身上时，一丝怜悯涌上心头，他那目光慌忙逃逸他处。他忽然想起来什么，对身边的副主考说：“吴大人，新会梁启超可来了？”

“名单上有他，想是就在这里，可要传他来拜见大人？”

“不用，不用。考生这时候的心情肯定是最紧张的，我若见他，必然引起他的大不安，反而影响他的成绩。不见，不见。”叶大焯说。

“少时，我指给大人看。这个娃娃只有十一岁，文名已经大著了呢！”

叶大焯并不言语，一甩袖子，大踏步地步上高台阶，昂首挺胸地走进文庙。

大堂上的几扇木门全都打开了，有人早把一把太师椅子摆在正当中，叶大焯当厅而坐，副主考和几个考官也都分左右坐下。各县来的主管文教的教谕们都屏声静气地环侍左右。

时辰到了，随着高亢的点名声，考生们老少不齐，一个个低眉俯首，鱼贯而入。

“新——会——梁——启——超！”

喊声落处，文庙门前出现了一个瘦高挑儿的小孩儿。那小孩儿长长的瓜子脸，宽宽的额头，白白净净的面皮，大大的眼睛，眉清目秀。因为年龄太小，置

身于那些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中间，跟人家差半截身子，一路小跑地奔向文庙，跟在人后，从旁边的角门往考场里去。叶大焯听见了这个名字，特别留神去看，他看见了一个细胳膊细腿、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

“他就是梁启超？”他问。

“正是。”副主考说。

“这么小，能读过几本书，也来考秀才？”

“他这已经是第二次赴考了。前年九岁时，就已经考过一场了。”

“九岁童生，考秀才的，天下少有。”叶大焯说。

“十一岁的也不多见呀。”

“呵，不简单，十一岁的小儿，二临考场，本朝开国以来鲜有其人！”叶大焯呵呵笑道。

考生们都入了号子，待一切就绪之后，叶大焯回顾身后的人们问：“新会的教谕大人来了吗？”

“启禀大人，下官在此。”

“这个小孩儿梁启超，我在广州，就听不少人说起他，说他是个‘神童’，写诗对对子都很可观，我却不信。今天见他那样子，清秀可人，聪明想是有的，然而学问却未必谈得上，他才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你且说说，他果然不同于一般小孩儿吗？”

新会教谕赶忙躬身行礼，道：“大人，一些传说，下官本也不信，想，这么一个乡下小儿，读过几本书，见识过什么场面，有多大的聪明，竟然以神童誉他？我有一个亲戚，上次跟他同一条船来省城赶考，他亲眼所见，不能不信，此儿果然才思敏捷，非一般小儿之可以比。”

“哦，你且说几件事情我听。”

那教谕说：“此子家学很好，祖上乃新会前任教谕，系省学生员，学问是极好的。乃父名宝瑛，字莲涧，虽无功名，却是个极爱读书、设帐授徒之人。他的母亲乃是书香人家之女，于那经史诗词，亦都略通。故而此子三四岁时便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古人诗文，熟记不少。六岁开蒙，八岁学为文，九岁就能下笔千言，时有惊人语出。六七岁时，有一天，梁宝瑛的一位朋友来访，启超上前奉茶。客人有意试一试他的聪明，便出了一个上联要他对。那上联道：‘饮茶龙上水’，谁知，那启超小儿，一边往上端杯子敬客，一边脱口吟道：‘写字狗扒田’。这两句，都是新会俗语，对得恰切，出自六七岁小儿之口，怎不让客人大惊？但又想，这些俗语，许是被他碰巧蒙上也未可知，就出了个难些的，道：‘东篱客采陶潜菊’，谁知，那梁启超随口对出‘南国人怀召伯棠’，用‘召伯南

巡’之典对‘采菊东篱’，那个工整贴切，把个客人惊得目瞪口呆，连声叫好。”

“真是难为他！六七岁小儿，正是跟在大人身后要糖要果子吃的时候，真真难为他！”叶大焯赞道。

“前年，他来省城应试，一船学子，都是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人，论辈分，不是他的叔伯，就是他的祖父辈，这么一个黄口小儿，人们如何把他放在眼里？中午，舟中共餐，吃的是米饭加咸鱼。有人提议以咸鱼为题对句，众人应和，一时之间却不知怎样出句。众人正在苦思冥想、苦无着落之时，不料那梁启超却高声吟道：‘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把一船的人都考了下去。”

“难为他把姜尚、胶鬲这两个古人连在一起！这一联，非惟风格典雅，而且还有着很浓的诗情诗意，此子敏捷，果然不同凡响。”

“新会熊子山上有一塔，名叫凌云塔，此子八岁时曾作一联一诗，至今还在县里读书人中流传……”

叶大焯摆手止住他说：“你且打住。此儿的聪明，我已知之矣。然而，他的学问如何，且要看他的这次考试如何才能说定。古来聪明的小儿不少，能成就学问者，却为数不多。这次开科，尔等把关一定要严，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聪明所迷惑，误了在学问上的考查。须知，没有学问做根底，些许聪明只不过是聪明罢了。朝廷选秀才，最讲究的，就是要选出那些忠厚踏实，在学问上一丝不苟、可以造就的人才，万万不要为浮言虚名遮蔽了眼睛。可记下了？”

“是，属下记下了。”

放榜的那天终于在众考生焦灼的等待中盼来了。吃过早点，梁宝瑛就领着儿子匆匆地赶赴文庙。头天晚上，他怕儿子经受不起落榜的打击，给儿子讲了大半夜的道理，告诉他，应试之人，不能只想着考中，更要多想一想考不中，能伸能屈，能忍受意想不到的打击，能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屈辱，才是大丈夫的襟怀。这时，他一边手拉着儿子大踏步地走，一边对儿子说：“昨晚上我给你说的话都记下了？”

梁启超一边迈着小碎步跟着爹爹跑，一边答应着：“记下了。”

“倘落榜了怎么办？”

“落榜了就回家去，再努力读书，下次再考。”

“这就对了。哪个大学问家没有在上考场栽过几个跟头？考上了，咱们大大方方地当秀才；考不上，下次再考就是。”

“爹爹，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着。”

他牵着儿子的手，向那大红榜走去。

他们不敢看前头，他们从最后一个名字往前看……

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看过去，他们没有找到梁启超三个字，渐渐地，他的头上冒汗了，他的心脏紧缩成一个硬团，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他心里绝望地呻吟道，完了，完了，儿子落榜了……他分明地感觉到儿子的小手在他手掌心里抖动，汗津津地抖动……他不敢看儿子的脸……

还有最后一张红榜了，不必看了，那里边不会有，后边都没有，前边会有么？然而，不看一眼，似乎又不甘心，硬着头皮去看吧，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看下去，大半张纸都看过了，没有，姓梁的只发现了一个，不会再有第二个姓梁的人了，即或有，也不会是儿子，走吧，这一期又错过了，走吧……他又忍着跳动不安的心，壮着胆子，再看了几行字，觉得真是没有一点儿希望了，拉起儿子就走……

“爹爹，您看！”儿子往后拖着屁股，用力往后拉着他，叫他留下看。

顺着儿子手指的地方，他看见了什么？天呀！他看见了什么？“梁启超”，分明地写着的“梁启超”三个字，一蹦一跳地跃进了他的眼睑。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揉，再看，这回看清楚了，分明地看清楚了，就是儿子的名字……他的腿有些发软，头也木了似的，有些站立不住……儿子赶紧抱住他，仰着脸，对他说：“爹爹，我考上了，我的名字在上边！”

梁启超考中了秀才，十一岁的娃娃考中了秀才！消息像长了翅膀，霎时传遍了文庙内外。一些落榜的年老的考生，大惑不解地摇着头，奇怪地看着这个相貌平常的小孩儿，叹息声声……

一个书吏模样的人走过来，摸着梁启超的头，问：“你是梁启超？”

“正是。”

“学政大人要接见你，请跟我来。”

梁启超看看爹爹，不知该去不该去。

梁宝瑛说：“超儿，去吧。小心回学政大人的话。”

客厅里，叶大焯端坐正中央，身边是副主考大人，几位考官分坐两厢，有几位考生正在接受他们的询问。那书吏把梁启超引到廊下，示意他在这儿稍等一会儿，自己进去通报。

不大一会儿，那几个考生便从里边退了出来，梁启超看见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人，猜想，这一定是学政大人召见成绩优秀者，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一举考中举人进士。正想着，那书吏过来把他领了进去。叶大焯，梁启超是认得的，开考的那天，他从轿子里出来，躲在人群里的梁启超看见了他。此时，他迈着小步子，惴惴地走向前，规规矩矩站在他的面前，跪下，叩头道：“学生见过恩师大人。”

“你就是新会梁启超吗？”叶大焯笑吟吟地问。

“正是，学生是梁启超。”

“起来吧，坐下说话。”叶大焯伸出右手，向旁边示意。

早有人搬过一把太师椅来，放在叶大焯的右下方。梁启超听话地退到椅子跟前，抬抬腿，却坐不上，原来是把腿上抬得低了，只好又第二次抬高些，才坐了上去，可是那两只脚却在半空悬着。于是引起来一阵笑。

叶大焯也笑了。他问那梁启超说：“你是哪一年生人？”

“学生同治癸酉年正月二十三日出生。”梁启超说。

“癸酉年是同治十二年，今年是光绪甲申年，可不是，整整的十一岁。”叶大焯弯曲着手指算着，说，“十一岁的小儿，真真难为你了！梁启超，你的考卷我专门调出来看过，文章写得确实不错，很有特点，有一些见解不是你这样年龄的小孩儿所可以道出来的。然而，它又明明白白是你写的，你确实很聪明，也确实读过一些书。我很高兴呢，本官主考生员，遇上你这么一个小神童，也是上天给我我的缘分吧。”

梁启超听见主考大人的夸奖，心下自然高兴，但听到后来，见主考大人把自己跟他连起来说，还说出“你我的缘分”的话，慌忙从椅子上跳下来，抱拳施礼道：“学生不敢。学生是何等样人，敢受恩师谬奖？学生也不是什么神童，学业上有一点儿进步，那是祖父、爹娘和先生教训的结果，是恩师抬爱格外施恩的缘故。再说，学问上的事，只求得一个苦字，不刻苦去做，是学不来知识的。”

“这话说得好！梁启超，我听人说，你八岁的时候，曾就你家乡熊子山上的凌云塔写过一诗一联，我想听听你那诗和联，能背得下来吗？”

“试试吧。”梁启超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不要紧张，先背那诗吧。”叶大焯鼓励他说。

只见那梁启超背着手，像在先生面前背书的模样，朗声背道：

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

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

为何多变化，此理无人识。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

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

诗吟完了，梁启超俯首退到一边。客厅里静极了，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人们都惊喜地看着叶大焯笑。叶大焯呢，拈着胡须，笑吟吟地，不停地点头，半晌，终于一拍桌子，脱口喊了个“好”。接着，他身边的那些考官们也跟着叫起好来。叶大焯高兴地说：

“真难为他了！一个八岁的小孩儿，四时的更替自然是不知道的，世界的变异之理自然也是不知道的，当然要问苍天，问孔子，希望能得到解决。能动脑筋思考这些问题就已经不简单了，又把这些疑问诉之于诗，更其不易。古来至今，蟾宫之桂，惟善思善问者折之！”

“大人评判得极是！”考官们连声地恭维着，七嘴八舌的赞叹之声响彻了整个大厅。

“且再听他吟那一联。”叶大焯扬手示意众人安静，他自己则闭起了眼睛，做出一副欣赏的样子。

只听梁启超又吟道：

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

天竺国里天竺望，云蒸霞蔚，须臾妙相。

停了好一会儿，叶大焯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满脸欢笑，喜形于色，向前倾着身子，问梁启超道：“你的凌云之想是什么呀？”

梁启超趋前一步，抱拳施礼，不慌不忙地说：“回恩师话，学生的凌云之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哈哈哈哈哈！”叶大焯放声大笑，他从座椅上走下来，张开两只手臂，转着圈子，对众人说，“好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君，这句话出自一个十一岁小儿之口，真是变成了大大的豪言壮语了！其志可嘉，其志可嘉！”

随着叶大焯的夸奖声，考官们又是一阵七嘴八舌地赞不绝口。

“梁启超，听说你两年前就曾经来考过秀才，落榜了，心里感觉如何，是不是很沮丧？”

“回恩师话，沮丧是必然的，没有哪个考生愿意落第，此乃人之常情。不过，我很有收获，长了不少见识，所以很快就把落第的烦恼忘记了。”

“这是真话！”叶大焯点点头说，“你且说说，你都有了哪些见识？”

“从出生以来，我没有离开过茶坑家乡，最远只去过新会县城，那次应考，来到广州，才知道新会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学生从小受家庭教育，除四书五经、帖括之学外，不知道天下还有别的学问。广州之行，眼界大开。”

叶大焯说：“这话讲得有趣，你且说来，你在广州有了什么发现？”

“我买到了两本书，是当今大儒张之洞大人所著，一本书是《輶轩语》，一本书是《书目答问》。前一本书教我明志，教我砥砺德行、立志远大，习尚俭朴，教会我攻读经史子集的方法。特别是那句‘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话，让学生茅塞顿开。后一本书给学生打开了一座知识宝库，让学生感觉到自己学的那一点点学问，只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尔，好比一滴水之于浩瀚之大海，羞死人了。”

“妙哉此论！奇哉此儿！诸位都听见了，若非亲历，只听人言，谁信一个十一岁小儿能说出这么惊天的话来？”叶大焯兴奋地说，“那么你现时在读什么书？”

“《史记》、《纲鉴易知录》我是读得烂熟的了，《汉书》、《古文辞类纂》、先秦诸子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还有李杜的诗，都是学生正在看的。”

“好呀，好呀，读下去，必成大器！”叶大焯转身对众人说，“我观此儿，相貌清秀、心志高远、谈吐不俗、思维别特，将来必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这话留在这里，下官与诸公拭目以待焉！”

叶大焯的夸奖，对他寄予的希望，给予他的宝贵的热情，令聪明的梁启超深受鼓舞，他忽然灵机一动，悄悄地双膝跪倒在地，把那头深深地埋下去，一言不发，等着学政大人问他话。

叶大焯正说得高兴，低头一看，见那梁启超不知什么时候跪在了地上，煞是奇怪，问道：“梁启超，正说着话呢，你怎么跪下了，难道有什么事情不成？”

“启禀恩师，学生有一事相求。”梁启超说。

“你且说来。”

“学生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学生恳请恩师，赐大父一言以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学生之孝心。”

梁启超之请，大大地出乎众人所意料，大清开科以来，还没有哪个举人进士向主考官求什么祝寿文的，更不要说地位卑微的小小的秀才！学政大人乃是朝廷三品大员，有三品显贵为一个小小秀才挥笔题字作文的么？谁知，那叶大焯听了梁启超之请，一张胖脸笑成了一朵花！他高兴地从座椅上走下来，伸出双手，亲切地把那小儿梁启超扶起，慈祥地望着他，说：

“你是个很机敏的孩子，也很有孝心，我今天就答应你的请求，破格为你的祖父写一篇祝寿文章，如何？来人，笔墨伺候！”

几案当厅摆放好了，机灵的梁启超早跑上前去研起墨来，副主考官吴大人亲自铺好宣纸，考官们都围拢上前，看那主考大人为梁启超的祖父写祝寿文。叶大焯伫立几前，凝神定气，若有所思……忽而，只见他双目放彩，神采飞扬，激情

洋溢，饱蘸墨汁，挥笔疾书……

祝寿文写毕，叶大焯叫梁启超来到身边，抚着他的头说：“启超，此文可能读得下？”

梁启超说：“叫我试试吧。”说着，伸出小手抓着头皮静静地默诵了一遍，见那些用字、用典，他都认得、知道，便放了心，挺起小胸脯，朗声朗诵起来。他那口奶声奶腔，煞是稚嫩悦耳，他的声音刚落，就赢得一个满堂彩！

“可懂得我那意思？”叶大焯问。

“懂得。恩师称赞我们梁家教子有方，家风醇厚，还把学生与古代吴祐、桓麟、任延、祖莹这些神童相比，鼓励学生勤于学习新的知识，树立远大志向，不要半途而废。”

“不错，你能够做到吗？”叶大焯严肃地目视着他，问。

梁启超慌忙跪倒在地，挺胸抱拳，仰面向上，迎接着叶大焯的目光，满怀信心地说：“回禀恩师，《楚辞》有句焉，‘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汉人陆贾亦有句焉，‘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学生今日牢记恩师教诲之言，回去之后，当拜名师，读群书，誓做射天狼之矢，为纤微之事，磨砺自己，以有所成。”

那叶大焯早被小小的梁启超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说得眉飞色舞，高兴非常。他亲自躬身拉起这个太招人喜欢的“神童秀才”，呵呵大笑着，牵着他的手，连声叫着好，向后堂走去。

早有人卷起那轴祝寿大文，一路小跑地尾随在后。

第二章

三年以后，广州。

学海堂学舍。

一式的灰墙青瓦的殿堂建筑，廊腰缦回，檐牙高啄，楼阁参差，水榭山石，加之老树成阴，碧草流翠，花圃溢香，曲径通幽，更有鹂鸟啼枝，彩蝶翩舞，清风徐来，书声琅琅——真是一个最高雅最理想的书香世界！

通往后院的月亮门前，山茶花枝叶掩映之下，一个翩翩少年出现了。只见他身着一件浅灰色长袍，藏青色背心，足蹬一双家做的厚底黑面圆口布鞋，手持几本书，步履轻盈，神采飞扬，一张满是童稚之气的白皙英俊的脸，漾着触手可及的朝气和灵慧。

他就是梁启超。

三年前的那个神童秀才，如今已经不见了幼童的稚嫩和天真，虽然仍然脱不尽那浑身漫溢的孩子气，但他确实显得老成多了，沉稳多了。他安静的神态，灵秀的聪明，含蓄的风度，与三年前的那个十一岁小孩儿，是大不相同了！

三年前，他考中秀才，拿着学政大人亲笔为爷爷撰写的祝寿文章，跟爹爹一块儿高高兴兴赶回家去，把个爷爷高兴得热泪盈眶。当那寿文悬挂在梁家客厅正堂之上的时候，这个十代务农三代读书的海隅边隅的普通农家立即被一股祥瑞之气笼罩住了。梁维清老泪纵流，感慨万千……

然而，爷爷并没有为骤至的荣耀所沉迷，他很清醒。他知道，这一切，对于孙儿来说，才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他后边的路还很长。他把孙儿叫到留余书屋，祖孙两人有一段很深刻的对话。

“孙儿，小乖乖，考中了秀才，你有什么想法？”梁维清问。

“我想出去读书，去广州。”梁启超说。

“可是你才十一岁呀，过了年，也不过十二岁，太小。”梁维清犹豫着。

“爷爷，十二岁不小了。秦朝的甘罗，十二岁就当了太宰，离开家去朝廷做